

be my baby

想提前明的事：

1 目的是D里面那首，好听的

2 剧本和梗本一个翻，我喜前者，没有特殊含～～

3 剧本自称其是余，但用起来太麻烦了就写成我吧不起

4 看年表之后他是在3月才当同事的！也没事吧，就当他在（人就不要随便考据。

今天二月十四号情人节。希堂悟在午休之前同事：“今天下班有没有什么？”

剧本得好笑似的用指尖敲回：“是有，怎么了？我可以你推掉。”

希堂：“不必了。”他把手里的西收起，拉开抽。

剧本的旋椅了180度，他沉思一般开口了：“你你女朋友不意想分手了，是？”

然真相略微复一点，不也差之不离八九。希堂：“我从未疑你的感。没，我准在今天跟分手。”

剧本着旋椅来了，拿走了他没收起来的券。他端了一，突然笑了：“你就邀女人去看个？好啊，比我的有趣。成交了。”

下午三点，位同事心照不宣地了假，一拿着公文包，走出大楼。稍微有点冷，剧本起大衣的。在，剧本仍然改不了好奇，他：“就算是我也想不到要女人在情人节去看的事。”

又拿出手机：“看看周也没有什么餐，到底是要怎么造浪漫气氛？”人的四周已被情占，到都是你我，男男女女的太不清。唯有他穿着黑色大衣，手提社畜明，其中一个人非要戴一副墨，像个尽尽出的私家探。黛会儿大概会期望着什么吧。

希堂事不关己地心想，那期盼很快便会成焦，再成失望的。

希堂：“那个靠着陵。”

剧本：“哦～～～”他很趣味地笑了。“先邀女朋友去看。然后在墓地分手。是吧？我可以猜猜地下埋着的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希堂：“会儿再吧。”原来是到站了。

唯一的收是剧本手里来的易望，他都小了一下注，都没有中。明明的是匹不同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比束的候正好有点下雨，很符合他接着就要去上的心情。

剧本若有所思，他个表情从下开始就持着。希堂任他想象，把被剪了的票好，放在口袋里。

希堂：“，好看？”

剧本平静地：“和我的个性不相符。不，或和黛小姐有一点像。”

“那么喜的是下注的？”

“我也不喜没有概率的事。准确来，不喜概率不精确的事。”

“哦？我以你会喜。率不也是博弈学的一？”

“那个是事后的概率，也有些故意作的成分在。有一种法是蝴蝶效并不是表面上那，是被人把者系在一起之后才成立的。”

“你的意有些古旧了。”

人来到陵。本来就不是情人去的地方，再加上下雨，凄清的陵得更加空了。剧本从他本来就没了的个人里抽出了一些，在口了一支白菊，希堂。

“不去？”

剧本：“我在外面看着就好。”他窃笑了，“不，我不会自己提供在墓地里被人分手的机会。”

希堂踏入了陵，雨蒙蒙，石板上非常潮湿，生人就从的死人中滑。他有一种回家的感，里有父母的墓碑，1998年，如今已是12年前了。手上只有一支白菊，献呢？

里没有妹妹的墓碑。他想着，支花才。

希堂拿着花出来了，同事蹲在，不免：“怎么么快就出来了？我以你会在墓地里一个洞。”

希堂：“什么要做什么？”

剧本：“么，其我猜了一下。或你分手之后便把人收尸了，也不是没可能。”

剧本接着：“没有人的陵，寂静的雨天，因搞不清情况悲欲一失神的女人。会很适合被掉吧。”

希堂：“我希望你尊重事象。黛是那种被莫名其妙分了手之后能保持体面的女人？”

剧本：“注意你的言辞，你已把当成前女友来看待了。没有分手前的千万不要掉以心。”

在回程的，剧本似乎有想。希堂：“我的朋友，我明白你唯一感趣的就是科研，

那么就让你把无用的言都趁机了吧，以免干明天的工作。”

龔本：“你的关心。不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妹妹？”

希堂看着手里没能送出去的花。“什么是妹妹呢？”

龔本手握在一起，依然如同梦般：“我用望远镜看到了。看到了你在个墓碑前徘徊，那是你的双吧？但是花在。我想你有一个已去世的人。大概个个人你意非凡吧。”

没有人能会完了能心平气和回公司上班，但是他做到了。龔本走了希堂手里的花，手插在克杯中，打开了。希堂因今日的工作已加急完成，便看着同事在台上操作。

希堂：“是来的我的照片？”

龔本：“你忘了，是我照的。”

希堂去接了一杯咖啡，心下存疑。同事找来了一堆片子在他的照片上拼接，他直自己是少看妙。直到同事“大功告成了！”他才自己已凝雨幕凝了很。

“龔本。是什么？”

“哦！很害吧。是我写出来的你妹妹的照片。”

照片上的妹妹和真的妹妹有决定性的不同，不，大概也是年的美人，符合那种悲地在雨中凋零的白菊的臆想。他之前决定口不妹妹的事情，因同事是同事，和妹妹无关。个划只有自己 and 妹妹知道，龔本是火箭的助推器，在入道便消失。在，看到造的妹妹的像，他心里也未。

龔本他沉默不，高地：“不起，我按自己的喜好整。”

“希望接下来的一句不是你看上我的妹妹了。”

“我看上你的妹妹了，把介我吧！”

打印机吐出一薄薄的，龔本拿起它，用大在泡沫板上，把克杯移到仍然微笑着的妹妹的下方。那白菊淋了雨，本得弱无依，者犹怜，但在二人的眼中，却更加明了是没有生气的死物。

希堂等他欣完自己的大作，：“作事主，我想听听你了什么故事。”

龔本：“没有。我得就很好看，不需要什么故事的点。”

“我以你知道了那个新。”

“什么新？我不看。”

希堂沉默了。或就是self和龔本决定性的不同。龔本大概不可能是self吧。龔本幻想大概一直是排他的，正如他相信世界上有他理解的神，那么就不存在人理解的上帝。从点出的悲哀的相似，把他人系在了一起。常是着附会的暗，他在深信是无法言明的西死了妹妹。但是龔本的，或只是沉醉于自己出的幻想吧。

在擅自断定同事在某一个方面是无害的之后，希堂站了起来。没想到龔本也随之站了起来，把装着妹妹的A4慎重地折好，放了内袋。

龔本：“希堂，你打算去里？”

希堂：“完成未竟的分手事。”

龔本：“就在我和你妹妹面前？”

“你什么会想到要跟着来？”

“？是我估了你兄妹之的感情了？就打算一个陌生男人把妹妹走？”

希堂：“好吧。”

龔本：“我知道有一家适合三个人一起吃西的地方，就去那里吧。”他握着花的片子，就像起一位女士的手。

don't stand so close

想提前明的事：

1 目依然是D的bgm！！怎么

2 是？我看年表他是2008年4月才入学，所以只能是一个氛白情，不好意思！然后候希堂没有明确自己的人是self，就以种摸不着的感开始写吧！～～

走出行政公室，希堂悟深吸一口气。他平静地上把手，假装自己听不到一之隔那的。已是第三次填写交申了，每次都只是像被回。他把文折成四，再沿着折痕猛地撕开。——就算撕了也成了歪曲的形状。希堂把些桶，不幸的是，桶已肥地堆得太，他只能看着自己失的明像醉般滑稽地鼓起。

此，梯下行了。打开走出的是一个男学生，姿悠，手里端着一杯教学楼用的杯咖啡。一的冲——概括的就是种情况。回神来，希堂悟已把方的咖啡走，如泄似地倒在在上。

希堂握了拳。他生硬地：“不起。”

男学生然被他了一跳。他：“要下楼？”

希堂：“楼梯。我走楼梯。”

人在生气无法思考，就算是悟的希堂悟（自称）也是如此。走了好一段的楼梯，他才有一双脚步声跟在身后，回一看，是那个男学生。

真是不的人！但是，不能再无辜的人火了。他尽量保持冷静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男学生感到新奇一般：“把我咖啡拿走了，我喝什么？”

希堂才自己捏着那个作案凶器，失主的咖啡。

男学生追：“你是？”

没有回答你吧！“我叫希堂，是大一的学生。”

“哦！我叫龔本尚哉。”

希堂把握得形的杯他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希堂又回：“你能不能跟着我？”

“我要去，不走里走里？”

希堂当即改了今天再去划。等他走出教学楼，警那个男学生在售机又了一罐新的咖啡。真是一个咖啡怪胎！

再到龔本居然就在一周后。希堂在教室的角落跟交申硬拼，撕了重写，写了又撕掉。

他心致志地写着，直到身后一个声音起：“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”

希堂回，不禁了一口气。就是老天作。龔本：“原来真是你，我在想会么努力，来打人的午休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就走。”

“、我来看看……你不知道大一不能申交？至少要等到明年。”

那个我是知道的。只是……我不能成那个特例？我的很。

龔本：“你赶？你赶要去里？”

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呀，没事的，中午里不会有人来。”龔本好奇地探出身子，“你本来打算去个国家来着？来听听嘛。”

“……澳大利。”

“什么要去那里？”

怎么呢？因家不幸？因冤案？因DID？因高等存在可以随意抹一个人生活的痕迹，乃至改一个人的性格、思想、存在状？

希堂：“……因那里有UFO。”

龔本沉默地落座了。希堂猜他已自己的回答意了，或者失望了，于是背起背包，准离开个下次再也不会再来的教室。就在推前一刻，龔本：“我也有在参加UFO社哦。可是从没遇到你？”

“希堂，你不会是因没有朋友才撒自己UFO感兴趣的吧？是的我要生气了。”

希堂汗流背，虎下：“不，，，其是有很多内情的……”

他坐在洗衣房里地交。来来往往的男学生要么衣冠不整，要么没想到有人会在里密会，得嗷地一声逃了出去。到龔本的次数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，原来龔本就住他宿舍。龔本真相信了他的，他他来一些百慕大三角，鄱阳湖沉船之的志怪异剪。

一天，龔本拿着本来找他。希堂看龔本拿着一个探，心想道龔本会捉鬼。十分后，龔本神秘地叫他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没？”

“我需要什么？”

“你洗衣房里的网最好。”

在洗衣房建立一个秘密基地（开了上网），除了网民好像没有网的作用。龔本在同学们的目光里正襟危坐，插上充电器。

在龔本的不正影下，希堂逐渐放弃了炸交申老头的无用功。与此同时，以前是困他的深夜梦也淡出了他的生活了。是好的，是坏的？他以前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可思的力量，命，印度人会叫它karma。命之翼，只是在扇起的时候，就能把一个家庭的温馨的巢拍得粉碎，尤其是那不祥的黑翼他留下了罪的一羽。和龔本偶交的半年里，希堂只是生活着，把沉重的灾从慢慢走。他明白，如果自己始只是事件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，他是无法在命之中，向命复仇的。

“我听你交了一个有女朋友！”

希堂悟被了一跳：“什么？”

“那我到时候去澳大利修学旅行吧。”

希堂：“不太好吧？那个是黛小姐的。”

“噢~我。最近都没有看到你，道你不是跟黛小姐去加深感情了？”

最近稍微感有点愧疚。然黛小姐很有，但我也不是的男人！不花在恋上的稍多了一点，就没有法常和朋友聊天了。希堂是看到龔本午休坐在中庭，一个人喂子。不知道什么，下意就着走了。今天正巧被龔本抓，下午的尚且有点，人便一起坐在台上。

希堂看着聚在一起，他一看都看，是灰喜。非常美活儿的儿，是相当随意地就走了。他的心情不知何松起来。

龔本突然：“我啊……我在想。”

希堂：“。”

“其我不相信UFO存在呢。”

来得太突兀，希堂不禁着他。

“是真的呀。圣上，没有外星人。宇宙上，只有人呢。”

“你原来相信天主教？”

龔本了。“一开始，希堂你跟我去澳大利是了UFO，我得真是遇到了一个白痴。于是我假装我是UFO社的社，没想到居然了你。”

龔本，一看就是知道你了什么，而且你的言其到都是哦。格格不入的新生是要跑去外国什么的。

希堂：“没关系吧。我也知道你不是社啊。”

“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就从没去参加社，不是每次都和我在一起？”

“是哦。剪也是我自剪的，太累了。”

个朋友默默坐了一会儿。希堂想些什么，可能只是因龔本的神情有些不同常。灰喜灵活地跳到龔本手上。龔本用一只手地抓住小，小然是和他非常近，完全不害怕地啄着它。

龔本：“世界上真的有神？”

希堂：“没有。”他截再了一遍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但是有外星人？”

“也有吧。有。真的会有呢。”

龔本：“好吧，真拿你没法。那、去澳大利？”

“再打黛小姐的主意了！”

龔本：“其啊，希堂。……我呢，……已我在高中时候就去了！”他开心地大笑起来，灰喜受了，快地走了。

即使人友情修复之后，希堂听到澳大利四个字是高不起来。

“你想去？”

“怎么了？陪朋友去旅游，不是很快的事情？再你也没有什么除我以外的朋友了。”

“原来我是朋友。”

“你知道？澳大利有哦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一种跑得超快的。澳大利人会倒立然后蹬腿，吸引来。”

“就算你在教室里倒立蹬腿我也会来观看的。”

第二天上班，龔本他：“怎么了？么愁眉苦地来上班，很不像你。”

“我做了梦。”

“什么什么？快快。”

“你得我没有成行的旅游？去澳洲的？”

“学生时代去和工作出差了才去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当然你得了，我已经把跳了，你却你要跳，非拉着我也跳。在你后悔了？”

“在完全不后悔了，因为我梦到被打了。”

“那我呢？我有没有也被打了？”

希堂悟：“可巧了。”他笑着：“因为我梦到你就是打我的那个！”

black out

想提前明的事

1是D的bgm下略

2取了并不存在于游戏中的局，大概就是像外孕一离奇的失，悟最后移到了儿身体里了。同事是self

有个人影一大一小地矗立在白茫茫的站台上，里是瑞士。从里望去也能看到延的雪，富有生机的起伏。只要成雪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多想。戴着墨色的黑衣男是藤本尚哉，他手里着的小孩子是他的前同事，希堂悟。不，在希堂悟这个名字也被剥，写在他的照上的名字是内海一。这个名字不得不有烈的意，如果是一部日本影，这个名字将会成一切灵异象的索引，就像佐伯俊雄。

“内海君，你想家？”

男孩了。

“内海，你冷？”

男孩依然重复之前的作。

年男子已不可支了：“内海，你要上所？”

男孩起手里的手写板，上面用力地写了一个【NO】。

藤本假装道歉：“不起，怪我，我以你是一个小孩子。”

回板上的字成了：【适可而止吧。】

到旅歇下之后，藤本：“喂！然我得没关系，不你想在里休息多久呢？”

【等到我的失症好了止。】

“养很的哦？”

医生悟，不是，新任的小男孩，内海一，是因遭遇了重的身心刺激，才会年失，不出任何声音。藤本从知道划失的那一刻起，到了友人的崩。不以种形式爆确是他没想到的。他自有责任未尽，上辞，名上是了找下家，上大概只是想出去散心旅游。

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滑雪是滑不成了，藤本坐在阳台上喂。每天六点醒来是他社畜的，但是有可能小孩子需要睡，他就把同住的小舍友的窗帘拉上了，一个人在呼吸新的异国空气。

希堂划在他的知范之外独立作的感并不新，他也了很多同事不知道的情。不，他知？不？是一开始希堂就了人呢？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事情了。他开始期待个划能以怎的姿崩坏，或此而已。就在抬眼可及的外，阴沉的天空如此真，他在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悔或者道歉了。

窗帘突然被拉开，当然，隔着玻璃，只有模模糊糊的声音。原来是内海一起床了。他在室内敲了敲，藤本自得其，假装没听。安静了一会儿，他才他的前同事在玻璃上写字。写得很真，了照外面的人，故意反着写。

【PLAN？】

藤本用口型：“没想好。”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！

于是男孩又退到他看不的阴影中去了。

藤本想起个男孩本是黄泉木圣司和内海卡莉的希望之星的事情。不用述更多的罪，本来把孕关起来，人的灵魂在儿的体内行置就是一件十分不人道的东西。藤本抱住想，用不人道个也太了。而在在个成后的儿体内的，竟然就是划的主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已看不出命到底是是友了。

藤本在想的希堂悟打开了玻璃，手上拿着全球地。藤本拿着喂的花生作粉，在全球地上划圈。

“里。是日本。里，是澳大利。里，是我在的地方。”

【日本到瑞士有多？】

“将近一万公里吧。”

【等病治好了，我要行我的划。】

“用个身体？，我以你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学了呢。”

【复仇】

“真的？我的空置如果行到了阿波墨医院事件之前，那么你妹妹不就会幸存下来了？在你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子，有很多很多的。”

【你不会明白的。】想了想，前同事看着藤本不置可否的表情，又加上了一句：【万一你老得比快呢？】

小兔子。“希堂，你得那次参与的所有人？”

【得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】

“不是回来，而是从没有存在。日本的法律。日本的心理学。日本的理。日本的道德，情，子，都在离我一万公里的地方。你什么要想着复仇呢？”

回希堂悟思考了很。

希堂悟在板上写：去，我听一个法。魔鬼不大会附身在人身上，因附身在人身上之后，人会用神的力量来赶它，从而人更信仰神。

“不信仰魔鬼？魔鬼那么有力。”

【如果用神来起人心中奇迹的不可能的追求，那么人就会信仰魔鬼了。】

“我年候的神学意从没有重合。”

【奇迹是治不好人的。】

“我同。”

男孩收走了板子屋去了，独留下龔本在思考同事神的。希堂划失他留下了圣痕（stigmata），不禁有的印象。那既是神存在的明，又是神遭到迫害已离开信徒的明。大概，希堂就是想的事吧。

龔本凝着希堂走的屋内。在那个神不存在的世界里，窗外已得明媚，而房里是黑黑的，如同一无所。

雷

外面暴雨如注。在激烈的雨声中，神官听到了叩的声音。

神社立在深山径中，罕有人迹。会此地的活物，大概会是幻成人形的山精鬼怪。但是神官毫无疑，将不速之客迎了来。

来的人是一位山伏。他打了个稽首，道：“叨了。本想出山，行至中途，突然天降大雨。”

神官：“何必客气，施主想必是和此地有。”山伏把上的裹巾解下，在火堆旁。

一会儿，雨稍歇。神官束了念，合十道：“施主，夜行山路，并不安全。是在此稍待一晚如何？”

山伏首。神官又：“如您所，我双目如盲，平日趣无多。里又渺无人烟，不知您是否能些旅途的故事，打漫漫夜？”

山伏略一疑，：“您未必知道，我只是一个修修道的山伏。自从我十五以来，就常山中修行。若世上的故事，可能不如您知道得多。”

神官：“原我的根究底，不您年么小的候，就已下定决心出世了？”

“…是的。我的父母都已亡故了，唯一的妹妹不久之后也随着一同逝去了。”

山伏开始述：

“那也是在一个雷雨天，我不知何故在外徘徊到深夜。村人道路尽有一房子被雷劈中，了足足有半个辰，大概是天。那确是我家，或者是我去的家。

山伏深吸了一口气。神官火柴，没有。

“等到我冷静下来的候，雨又重新不。等我了屋子，才面上到都是血迹。妹妹的尸体上更是少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就怨恨起天雷了。

没有能把走的天雷。从此之后，我就陷入了迷狂中，目力能的都是不相干的人的，梦的也都是。我在是了逃避种日子，于是将此身弃置于荒野之中，修行倒是外的事了。只是我是怨恨那道天雷，而雷好像也在怨恨着我。只要我踏足的地方，无一不是雷声大作。”

山伏抬起未干的袖子，擦拭着。

目盲的神官沉默了很久，才道：“施主，那么我也想我的故事。”

“我一出生，便不知父母是、何而来、到何去，是神社里的老神主收养了我。老神主身体衰之，那候出了一个征兆。

山伏打断：“征兆？”

“征兆。我常梦到一位神人，示在我梦中。最开始，他的面目模糊不清，以手指着的方向。在多次的梦中，我逐瞻仰到了神人的真正容，同，我在白天的力也衰微了，到最后目不物。

神我下了一个指示：如果有罪人来到你的前，那就去迎接他，替他罪。那么，真理会重新出在你的眼前。

神的旨，我并不明白。您也知道，条路上来往的要么是山精木魅，要么是江洋大盗。我每次、每次都用一的辞，希望路的人能我重新到光明，但是每次、每次，要么他狂地开了，落在了山下的溪，要么以事迹露，想要了我，而莫名其妙地横死在前。来愧，自从我的眼睛成之后，才相信神真的在我左右。”

山伏听了仿佛祷告一的内容，眼里着凶的光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他是火犯？人魔？只是一个修者？不然他何必到里来呢。

不知何，外面又是大雨滂沱。

山伏：“大人。如果我我也是有罪之人，会遭到天？”

神官答道：“未犯下的罪，又有可以出手戒呢？”

山伏一拜到底，：“感大人，我已明了。”他从包袱里拿出一把利刃，“没想到我的性命将会在里。”

“死生有命，何急于一？”

山伏：“雷已追着我来了。”